

S H I B I - M O N T H L Y

詩雙月刊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

37

總 第 三 十 七 期

詩

詩雙月刊

SHI BI-MONTHLY

出版：詩雙月刊出版社
香港西營盤郵箱 50431 號
SHI BI-MONTHLY ASSOCIATION
SAI YING PUN POST OFFICE,
P. O. BOX 50431, HONG KONG.

印刷：特藝印務有限公司
發行：樂文書店發行部
九龍大角咀洋松街 64-78 號
長發工業大廈 2 樓 9 室
電話：2397 8873 傳真：2393 1307

出版日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售價：港幣三十五元
國際網址：<http://www.hkstar.com/~shibimon>

編者的話

從《詩風》到《詩雙月刊》，二十多年來編詩刊的苦甘，原不足爲外人道吧！不過，相對臺灣詩人張默，他這方面的體會，著實遠比我們的來得更甚更深！今期〈從桃子園到無塵居〉這篇專訪，便是企圖爲大家揭示，海峽彼岸這位前輩，四十多年來，如何甘願把自己奉獻給繆司的心路歷程，其中當有可以讓我們反思反省的地方吧！此外，朱立立也爲我們介紹了一位馬華詩人田思（下期我們還會辦個「印尼華文詩輯」），足見我們對海外華文詩壇的關注。

當然，我們始終是「立足香港」的詩刊，絕不會忽略本土的作者。兩篇評介，分別討論了兩位香港詩友的作品：夢如的《穿越》和羈魂的《趁風未起時》——不同年代，不同背景，更不同風格，兩本集子不正反映，香港詩壇那多采多姿的面貌？

目錄

編者的話

潘 涌

激情之旅

19

緒 楓

雪落草原

22

張 果

四則混合運算

23

創作

李寂蕩

背井離鄉的人（外一首）

24

冰 谷

漢納拉

26

辛 鬱

三峽行腳

黃坤堯

長途車的風景

27

白 漁

歷史的眼睛

非 馬

詩二首

27

長 島

蘇州我記（外二首）

雲逢鶴

詩二首

28

毛 翰

天之門教徒集體自殺

余俊熹

一條狗

29

李雲楓

詩三首

柯振中

傳說

30

簡政珍

過年

黃 梵

印象

30

小葉秀子

流血事件

蔡炎培

被棄的女人

31

葉英傑

禮堂中的椅子

臧 棣

維拉之鏡像（外二首）

32

秦雁風	俠客行	34	朱立立	論馬華詩人田思及其詩作	60
阿堅	北京戒壇寺休養筆記	35	許霆	詩學劄記	71
伊沙	熱風景	37	王常新	滿孕著溫柔…… ——讀夢如《穿越》	101
劉偉成	摺疊	37			
訪問					
王偉明·張默	從桃子園到無塵居 ——與張默對談	40	翻譯		
張默	詩選	46	傅浩	約翰·但恩的玄學詩	108
評論			傅浩譯	約翰·但恩詩六首	121
王偉明	借點點漁火詠不愁的寺鐘 ——論羈魂《趁風未起時》	52	詩訊		

三峽行腳

辛鬱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有三峽行，由重慶登船，到武漢上岸。一路悶熱無雨，故遊興不高，大多時間均困坐艙房，未能親近山水，唯一路風物仍不時經由目視進入心坎，這便也有了寫詩的因子。

(一) 重慶速寫

若不是依山偎水
誰能夠寫好這城市的故事
今夕無霧 我沿坡而上
爲的是登高俯視
把每一盞燈看得更明亮

(而其中一盞已熄了多年
那是我年青的父親點亮的)

曾經「國都」過的這城市

那號令天下的人呢

沿坡而下 我彷彿看見

一個防空洞口

還留下一些陰影

但不知是歷史的那頁

(我父是一個字中的一橫)

我呢 當然我也是

一個字的組成部分

在黯然過後 猛抬頭

眼前是一幢幢樓宇

蓄勢而起

(二) 鄧都印象

感覺上的好好壞壞

在這裡混爲一體

所以青面的是你

也可以是我

獠牙的當然是他

塗脂抹粉是多餘的

當人們裸露慾望在奈何橋上

所謂的刀山油鍋

又還能警示甚麼

(三) 船過白帝城

我路過的所在有一個人出師未捷

身體早已化灰而形象活著

在低氣壓的水道上

弄得我原本不穩的情緒

更加紛亂起來

江水濁裡帶一點灰青

當船出巫山十二峰時

我忽地想起

忘了向奉節那個地方

拋出一句話：

你睡得還安穩嗎？蜀帝

(四) 雙龍鎮奇遇（註）

不期然的相遇

有金門高粱酒的醇烈

味道中還得加入

遲來的驚喜

捨卻握手也捨卻擁抱

對飲一口杯中水

那潺潺的大寧河

就在跟前

哦 我的好兄弟

讀一讀眼前的蒼翠吧

最好把它印上心頭

等老時再讀

註：八月二十三日遊小三峽，船抵雙龍鎮，巧遇好友楚戈與商禽，飯桌上無酒，我們以白開水互祝，頓覺年輕起來，故有「等老時再讀」結句。

歷史的眼睛

白 漁

(一) 後楚懷王

——楚懷王之孫名心，國亡後流落民間。被項梁找到立爲楚懷王。余稱之後楚懷王。

(一) 齊王降秦

八千里領土
上百萬貔貅
一夜間向秦王伏首

齊王餓死了
齊國餓垮了
戰國又甩掉一個包袱

都責你重小人，聽讒言
敗了民情、國風

我說也算你無能之能

造孽有功

歷史往往需要從反向啓動

王孫流落群羊裡
一夜間，又變成君王

牧童有多大本事

不過是把鞭子交給了項梁

夢幻和妄想擰成繩索

小孩子被牽入玉苑

做了一隻可悲的羊……

(三) 秦始皇

偉大得無所不會

會當乖兒子

會收天下兵器

會建百里宮殿

會睡天下美人

會捨上千孩子找長生藥

會焚歷史

會埋良心

會殺言論

.....

就是不會死

和臭魚一堆

臭了半個中國

蘇州我記（外二首）

長島

我對這座城市知道得不多。薄綠的流水

和隨處可見的小石橋（宛如情人節的玫瑰）

一再被我忽略。談論它的人

也僅僅在遠處隨便將它談論

並且說，他們對這座城市還很陌生

飽經風霜但是安閒，有一種美

蘊含古老的氣息；彷彿許多老人的回憶

聊起天來，那些往事就恍如昨日——

『這座擠擁、充滿了迷夢的城，鬼魂在大白天也抓過路的人』（註）

自從我跌跌撞撞地僥倖踏入

這座城市，一晃十多年過去了

爽風吹動，薄綠的流水

也在我的額頭漾起了波紋

我的唇齒間，煙葉焚燒留下了垢痕

但是我對這座城市還是知道得不多

在曲徑通幽的迴廊一隅，我只不過

讓難以更改的土語繼續著

他的自言自語；流逝的彗星，濃密的陰影，

新建的民居尷尬地

遠離了小橋與流水……

時尚變了。再固執的人也只好聽從

我收獲了許多，唯獨沒有感動

建築粗敞的美術館可以無人光顧

昏迷的宴席上，有人把空虛與甜點一同吞咽
眼前燈紅酒綠，心中漆黑一團

在漆黑的夜裡，我偶然也會

想起一個古人：他叫唐伯虎，傳說風流成性

我偶然假想：倘若我是唐伯虎，那麼這個時代

誰是秋香？我去愛誰……眼前漆黑一團

我拽了一下床被，接著便呼呼入睡

註：波德萊爾詩句

由於迷霧太重

由於迷霧太重，太短的視線

一時妨礙了我的放眼；由於我

年僅三十，性格裡還有些柔弱甚至膽怯

在延長的路上，我不得不放慢了步伐

由於小道分叉，在延長的路上

彷彿多種答案一時難以挑捨

由於我，笨嘴拙舌還有些結巴

腦瓜裡還堆著一小捆胡思亂想

在分叉的道路口，我驟然停下

太多的聲音，我獨自循聲

辨認著方向；最後發覺

唯一的路標就是這一片嘈雜

由於視線太弱，太多的嘈雜

我只好自責：瘦削的肩膀

竟成了不合時宜的寒柳；瘦弱的眼神

如果寂寞，就唱一支寂寞的謠曲吧……

可是，由於寂寞，由於長久沉默

我那年輕而寬闊的聲帶

終於日漸枯萎——

我惶惑：一個失語的歌手成了啞巴

總是在暮色中開始了告別

總是在暮色中開始了告別

在暮色中，狂歡的向日葵低垂起金黃的脖頸

日潮無聲彷彿冷卻的爐膛

瞬間的燦爛，頃刻被黑夜遮密

頃刻間道路消隱，大風吹滅了星辰

一片黑暗驟然轉向

暮色中蒼茫的臉——總是在暮色中

生命學會了承受和嘆息

兩眼注滿溫柔，把一生拈了又拈

受苦受累也挨過：歌唱和讚美

千金散盡。山脊上的虎豹說出心底的秘密

一聲長嘯又復歸沉寂

又忍住眼淚，爲了看清

這早已被看透了的世界。（這瑰麗的

世界，業已容不下一顆

霞光般赤誠的靈魂）——暮色汹涌漫過了頭頂

我們凡俗的肉身，挺在暮色之前

已翻過了多少頁塵世的滄海

人的命運，不意和稼穡的命運一脈相連

無常而盲目。在寒冷的季節

一盞燈秘密地，燃燒在夢的掌心

在時間深處，無望的觀望持續了整整一生

而時光總是加劇著一個人的疑惑

就像噩夢醒來，曠野已傳來暮色的轟鳴

穿透了一個又一個埋伏，鎖匙已不重要

愛和恨，金和銀，猶如一件慢慢褪去的衣裳

因爲白晝早已被烏鴉們弄髒

那難以擦盡的污痕

只有黑夜纔能洗清，只有黑夜

纔能完成一次白雲的告別，一種至善至美的境界

呵，總是在暮色中，那行進著的靈魂

開始了向更高的光明攀行

天之門教徒集體自殺

毛翰

還在國際互聯網絡上留下遺囑
奉勸人類不可久居紅塵

(一)

有關教徒集體自殺的消息
一再傳出

考驗著世界脆弱的神經

最近一次報導又來自美國

世紀末 西半球 太平洋之濱

巨量安眠藥和伏特加烈酒

又一次悲壯的集體自殺

發生在聖達戈城

三月下旬這一天還不到愚人節

晴空下沒有一絲陰雲

案情簡單明了

用不著警察局多方調查取證

三十九名男女老少

做完了各自在人間的事情

從容地走到攝像機前向親友道別

千載難逢的海爾——波普彗星來了

生當斯時真是三生有幸

奉行禁欲主義的天之門教徒

早已闡割了一切俗念

只等這一刻將皮囊橫陳

纖塵不染的靈魂便款款出竅

搭乘上帝派來的宇宙飛船

去往更高一級的時空仙境

這是一次浩浩蕩蕩的集體出走

可沒有中國的嫦娥奔月那份冷清

再見了可憐的人類

當你們讀到這封信時

我們已離開了這顆行星

(二)

此前 關於鯨魚集體自殺的報導

已攪得世界坐立不安
南半球 澳大利亞

世紀末情緒瘟疫一樣蔓延

甚至不理睬人類充滿善意的

攔截和遣返

數以百計的鯨魚前赴後繼沖上海灘

鯨魚們決心登陸之前

也給其同類留下過遺言嗎

它們是不是厭倦了

生為水族的庸碌與無聊

而悉尼歌劇院的華彩樂章

總是不可抗拒的召喚

當一條天使般的遠洋巨輪划過頭頂

鯨魚們便紛紛尾隨而來

為的是脫離苦海移民人間

我們再不必為鯨魚集體自殺

而恐怖莫名了

我們倒是該彈冠相慶

畢竟我們的家園

還被一種生靈嚮往著

我們的家園並不在世界最底層

(三)

如果將來某一天有外電報道

上界有一群神仙集體自殺

原因尚未查明

我們誰也不要驚訝

在這個見怪不怪的世紀末

甚麼怪事都可能發生

但消息傳來

披了黑紗的太陽將惶惶不可終日

等待升天的天之門教徒

會以淚洗面痛不欲生

是追求上進的人太多了

天堂神滿為患了嗎

還是神靈們曾集體作案

不敢面對天庭的公審

總不至於是上界的日子太過逍遙

仙山瓊閣明月清風

諸神玩膩了

反倒羨慕人間煙火陽謀與愛情

如果諸神自殺非爲他故

只圖降生爲人

甚而嚮往水族生活的天真樸拙

寧願屈尊爲鯨

天之門呀天之門

門徒簇擁在你的門下

三思而後又當何行

詩三首

李雲楓

(一) 秋

這一點灰色

這季節過於倉猝的日光

我們把麻雀的影子叫做繁華

而這時

過於清澈的池水

映出的它越來越高

這時天空的孤獨是黑色的鷹

那麼高的盤旋

落下來，只是一種茫然

我們看到一隻逃遁的兔子

一閃而過

未曾留意時

樹變得越來越高

一九九七·四·十五

清晰的風景從地面下慢慢滲透出來
季節的預言

在一場薄霧降臨後昭示

我們在岸上

聽兩隻手掌的語言越來越陌生

直到一支高高立起來的蘆葦

刺破了這一切的喧囂

一尾寂寞的魚

便從水面緩緩沉下

直到我們收回目光

結束謊言的眼睛

明淨的像剛擦過的玻璃

在你的瞳孔中我看到我越退越遠

遠的如最高的一片雲 難以觸及

這時，淚是很清很清的

(二) 暗礁

這是唯一留下來的不願記起的夢
在表層的下面

在那些難以觸及的地方
畸形在陰暗裡悄悄生長

沒有目光走近這裡

只有詛咒在遠方

在城市與城市間蔓延

從飛鳥的預言中

厄兆如黑色雪花飄落

以殘破的手指

指著黑夜誕生的地方

指著惡夢茁長的地方

誰也沒有觸及過這裡

以詭異的影子與影子間

死亡一點點鋪開它的黑紗

恐怖就在這黑色的邊緣

擺動細長的觸角伸向遠方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海淀

有誰在午夜的夢魘中驚醒
把恐懼的記憶印滿面頰

那就在水波浮動的表層下面
那就在暗礁休憩的深處

(二) 鯊

走的太遠了

荒涼一點點自眼睛中滲出

遠離群體的鯊

冰凌一般在深水中穿過

不知道遠方還有甚麼

在這黑色的水域中

殘忍的殺戮與無聲中開始或結束

當冷漠的尾如黑色背影一樣急速閃過

寒冷是你留下來的唯一語言

記憶逐暗流而去

當那利劍一樣的軀體

再一次嗅著遙遠的血腥漸漸逼近
黑暗便如大鳥的翅膀撲面而來

走的太遠了

以致目光中的殘忍在寒冷中凍結

你是沒有溫暖的冰

閃電一樣在水域中滑過

無聲無息

過年

簡政珍

過年的時候

你在幾千里外磨牙？

那是歲月嘰嘰喳喳的聲音？

到了這個年齡

牙根已穩固

別離的滋味也經得起咀嚼

你嘗到甚麼特別的味道嗎
桌上沒有魚肉

可能有一些粉絲和豆乾加菜
你是否仍然以五穀米
計算吃素的日子？

最渴望的一道菜
是餐桌旁邊的電話
喂，你的聲音有特別的風味
我的喉嚨被你噙住了

流血事件

(一)

小葉秀子

一九九七年二月七月初一
客居聖地牙哥在洛杉磯過年

那多刺的風掛滿窗口的紫茉莉

剛下過的一場雨

裝飾豪華的屋頂正向六號產房推去
我的臉又白又驚喜

白衣天使將我倒入聲嘶力竭的合唱裡
我在徐徐上升又重重落下的床上
握著無形的手

誕生是一種流血事件
一種隨心所欲釀造的淚水

第一次哺乳已深深扎進我的血肉
無牙之齒啃吮我的靈魂
我把手亮了出去

發現周圍的產婦都捧回愛情的水
遠處的鏡子有白鳥唱著金色的歌
對於愛情 我有一種呼喚的態度
望著漆黑黑樓道的身影
相信黃昏不會為落日的力度傾倒
不會輕易離開婚姻 這張
已經坐下去的椅子